



忆童趣

王家富

每逢“六一”忆童年，
身影分明在眼前。
上树攀枝掏鸟蛋，
下河蹚水听风蝉。
路崖踢毽开怀笑，
屋后淘泥合掌妍。
岁月如驰人已老，
退翁挥手弄云烟。

季节

端午

邵俊强

“碧艾香蒲处处忙。谁家儿共女，庆端阳。细缠五色臂丝长。空惆怅，谁复吊沅湘。往事莫论量。千年忠义气，日星光。离骚读罢总堪伤。无人解，树转午阴凉。”

明代舒頔的一首《小重山·端午》，描摹出一幅阖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，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。同时感慨人们忙着过端午，喜庆丰收，却忘记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确实，皖北平原上的端午节，与屈原无关。

我记忆中的端午节，没有黄酒、没有肉粽、没有龙舟、没有盛大的祭奠仪式，有的只是那一片繁忙的农忙景象。每到这个时节，家家户户都忙着收麦、打场、播种玉米，大人们的身影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，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。那一片片麦田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仿佛是大地献给辛勤劳作人们的勋章。

记忆中，端午节的清晨，讲究的人家会早早地在门口插上几株艾草，据说这样可以驱邪避灾。那艾草散发着独特的清香，让整个院子都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气息。更多的人把收割的艾草放在院子里晾晒，留作一个夏天熏蚊子。淮北主产小麦大豆玉米，很少有水稻。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白米饭。而糯米就更稀罕了。因此，小时候，对于我们乡下来讲，粽子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。极少有人家里专门去包粽子，顶多也就是炸点糖糕，煮上一些鸡蛋。而这些糖糕和煮鸡蛋，也并不是为了过节的享受，更多的是为了在农忙时带到地里当作早饭和午饭。

有一次，我跟着父母早早来到麦田里收割麦子，先是冰冷的露水浸渍，让我们的前胸后背阵阵发凉。太阳出来后，又变得燥热难耐，炽烈的阳光晒得人头皮发麻。看着大人们弯腰忙碌的身影，自己手中的镰刀似有万斤重，只能慢吞吞地在后面跟着，一刀一刀地剜。到了中午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母亲从篮子里拿出了糖糕和鸡蛋，那股香味瞬间让我忘记了疲惫。我大口地吃着，

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

更多的时候，家里只顾着夏收夏种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炸糖糕的。只能到十字街口的那个炸油条的摊位上买。端午节前后，炸油条的摊位上就多了一份食品——糖糕。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，那个糖糕摊太有魅力了。每次路过那里，我都会眼巴巴地看着。我特别喜欢看着摊主爷爷熟练地做着糖糕，揉面、包馅，然后把一个个圆滚滚的糖糕放进油锅里，看着它们吱吱响着变得金黄酥脆，让我的口水不知不觉地滴落下来。有时候母亲会给我买上一个，哇，那简直是我最高兴的时刻！我会小心翼翼地捧着糖糕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，甜甜的味道在嘴里蔓延开来，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蜜罐里一样幸福。

有一年端午节，当我满心欢喜地跑到油条摊老板时，却得到了一个让我失望的消息——糖糕卖光了。我看着空空的摊位，心中满是失落，仿佛美好的期待一下子落空了。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在心中蔓延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真懊悔自己没有早点来。想着那刚刚出锅的糖糕该是多么的诱人，那酥脆的外皮和香甜的内馅，现在却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带着遗憾离开，一边走一边还在回味着记忆中炸糖糕的美味，盼望着下次能早

一点来，不要再错过这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了。



饭碗

查鸿林

饭碗即人们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盛饭用的碗，别看那小小的圆圆的一块巴掌大，对于人类生存来说，饭碗是多么重要。

我自己首次使用的饭碗记不清了，但我看到过许多人家在孩子幼时给他们第一次使用的饭碗。大多是找来一根大毛竹，在有节的地方锯下来，一头平着节锯，另一头余下一寸左右，然后用砂纸里里外外打磨光滑，就可以使用了，后来知道为什么孩子幼时要用竹质的碗，是防止小孩子把饭碗甩到地上打碎，也有人家用木质的饭碗，道理是一样的，直到孩子大了，饭碗端牢了，才使用粗瓷大碗。

人们常用的饭碗，材质不仅有竹、木，其实更多的、最普通的是陶瓷碗。中国人围绕饭碗而进行了几千年的陶瓷制作，硬是培育出了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，从饭碗到各种生活用品、装饰品制作，外延不断扩大，技艺越来越精湛，唐三彩、宋汝窑就是其中登峰造极最为典型的代表。有一年，从景德镇路过，那可是让人大开眼界的瓷都啊，各种造型、瓷质、大小、花纹的饭碗和瓷制品比比皆是，让你眼花缭乱，爱不释手，最诱人的一点是品质好、价格不贵，外地人只要驻足围观、拿在手里看了，就一定舍不得放下，也一定不会空手而回，这就是景德镇瓷器魅力所在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除了木、竹、瓷质的饭碗外，也有金属、无毒塑料等制作的饭碗。有一年，孙子还没有出世，爱人去四川旅游，在少数民族展示的商品中，她看中了一只闪闪发亮的小小银饭碗，一番讨价还价，然后毫不犹豫以260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，也算是准妈妈对孙子的疼爱吧。此番操作，估计是受古装电视剧影响，那些贵族、皇家的人吃饭时使用银饭碗，如果食物中有超标的毒素，就会使银子发黑，并不再食用，起到防护作用。至于塑料制品的饭碗，虽说无毒但使用的人还是很少的，因为天天吃饭绝非儿戏，切不可粗心大意或心存芥蒂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

想起家乡的生意人也很有意思，有时他们做出的举动让人匪夷所思。幼时随大人去茶馆吃早点，油炸米饺和小粑粑是必上的点心，用粗瓷大碗送上来的点心，我发现一个秘密，大碗底下都有个小洞，我以为店家节约，要把碗用到碎为止，可发现邻桌人用的大碗都是这样，好奇心驱使我问大人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告诉我，是防止有人吃完点心后把碗顺手捎带回去，再说那时看碗结账，结账后小二才把空碗收走，有些占小便宜的人钻这个空子，把吃完点心的碗带走或者甩到临窗的河里去，店家见食客面前无碗，以为结账了。现实逼迫店家不得已而为之，听完大人的解释，我就比较鄙视占小便宜人的做法。其实，很多地方风俗中都表现出对饭碗的尊重，比如不能用筷子敲打饭碗，不能把筷子斜插在饭碗里，默默无闻陪伴人们度过一生的饭碗，有什么理由不被敬重呢？！

时至今日，饭碗通过高科技的介入，更为精细美观，像艺术品一样在赏心悦目的同时，也让人食欲大增。随着语言艺术的丰富多彩，饭碗也被引申为职业、生意、市场等，比如说到粮食供给时：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；比如遇到好职业，就会说：这是铁饭碗要好好珍惜；当然要有一技之长，方能端稳自己的饭碗。早些年，鲁迅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在《书信集·致曹靖华》里说：“要找一饭碗，却怕未必有这么快。”

说千道万，无论是现实饭碗，还是隐喻饭碗，我们都要有对饭碗珍惜、敬重、感恩之心。

风物

千年古镇陵阳

日月

朋友在千年古镇陵阳投资复建一个占地30多亩的古村落，端午节前，应邀去体验一番。

陵阳古镇位于青阳县东南部，地处黄山、九华山、太平湖“两山一湖”之间。早有耳闻景色秀丽，历史悠久，但从未去过。那日下午4点多从省城驱车不到2个小时，抵达陵阳时已夜幕降临，华灯初照。群山环抱，穿越老街石板路，登上沧桑石拱桥，信步南流河畔，眼前是清一色高低错落而古朴的马头墙古民居，仰望天空，星光灿烂，呼吸着新鲜而甘甜的空气，耳边不时响着潺潺流水，令人舒心。

朋友告诉我，陵阳文化底蕴厚重。据史料记载，公元前109年，西汉武帝元封二年，设陵阳为县；历经汉、隋、唐，直至唐天宝元年，陵阳才改设为青阳县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。县衙设香池里，古镇至今还留存大量明清徽派古建筑。古镇现存156栋古民居、40余座古桥。古时为江南商贸重镇，也是徽商北上南下重要通道。还有就是屈原曾驻足陵阳等等。

一听说屈原这个名字，不知咋的，脑海中突然联想到每年农历五月初五，端午节这一天，为纪念屈原，家家户户总喜欢吃粽子、挂艾草。这一习俗，一直延续至今。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道：“屈原是在汨罗江抱石投江的，跟陵阳南流河有何关联？”朋友笑了笑，又侃侃而谈，眼前的这条南流河，北临长江，南流入太平湖，是与屈原抱石投江毫无关系，但南流河上的南流桥、东山桥，有当年屈原流放古镇的生活遗迹，这是有稽可查的。当年屈原伫立于南流桥上、行于东山脚下、常漫步南流河畔。并在战国时期流放古镇写下《哀郢》《远游》《招魂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等不朽诗篇。其中《哀郢》一文中：“当陵阳之焉至今，森南渡之焉如？”和“至今九年而不复”。这两句诗，

记下了屈原当年流放陵阳，且在此生活长达9年之久的史实。

陵阳历史文化深厚，而且自然风光旖旎，有太平山寨遗址、苦妹潭瀑布、神仙洞等岩溶洞群，还有被誉为安徽“九寨沟”的黄石溪原始森林，景色奇秀、美丽、壮观，真谓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沿古镇南流河畔步行不多远处，便是朋友复建的古村落。一进入村中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古民居，古色古香，质朴典雅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顿有一种穿越时空寻幽探古之心境。此情此景，恰与千年古镇融会贯通，相得益彰，珠联璧合。

朋友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说，在这富有千年文化底蕴和风光无限好的古镇，兴业复建一个古村落，是他浓烈的传承徽文化情怀的彰显。其古村落的一座座牌坊，一个个天井，一座座石雕、一个个木刻、一块块木匾，一张张方桌，一把把椅子……哪怕是一砖一瓦，一木一梁，全是从当地一点点收集而来。

下榻古村落体味一番，加之刚夜游完古镇，感慨万千，心境大开，心中不禁冒出一副对联，上联“千年古镇景宜人”，下联“穿越时空闻古琴”，横批“魅力无限”。